

抗战记忆 桂林抗战文化城名人录 ①

『一代宗师』马君武：

『种树如培佳弟子』

□ 本报记者 张苑

他是中国近代获得德国工学博士第一人；他与教育家蔡元培同享盛名，有“北蔡南马”之誉。

他生于桂林，青年时胸怀大志走南闯北求学立业，为的是“欲以一身撼天下”。而面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，他毅然回到家乡投身抗战文化运动中，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。在他看来，“国难时刻，人人应该尽力救国”。

如今，在桂林繁华的市中心，立着马君武的雕像，与周围的山水融为一体；在桂林城郊，他的墓碑静静守护着家乡的土地，每年清明或纪念日，这里从不缺少鲜花和挽联……这位伟大的爱国教育家的名字被桂林人深深铭记。



少年有为 志在远方

十九世纪八十年代，那时的中国正处在传统与变革的十字路口。一天，在桂林恭城一所私塾内，教书先生兴致勃勃地给孩子们出了一个三字对联：“鸡唱午”。座中孺子绞尽脑汁，无人能对。其中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拿起毛笔，颤颤巍巍写了三个字：“鸟鸣春”。教书先生忍不住赞叹：“妙哉！”这个稚嫩的孩子，其实并不知道这三个字出自韩愈的文章，或许是灵光一现，或许是听他人读过而记在心里，又或者他是从生活中观察而来，不管哪一种，都足以看出这个孩子的天资非凡。果然，若干年后他大有成就，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界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——马君武。

1881年，马君武出生于桂林的瑶乡恭城。他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。在那个科举制度仍然盛行的年代，他却对传统的八股文章提不起兴趣。相反，他对西方的新思想、新知识充满好奇。1901年，20岁的马君武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——东渡日本留学。他想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并学习更先进的文明拯救旧中国。留学期间，马君武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思想。正是在那时，他结识了同样怀抱救国之志的孙中山。两人一见如故，常常彻夜长谈，讨论如何改变中国的命运。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马君武，让他意识到只有彻底推翻腐朽的清王朝，中国才能真正走向富强。

1905年，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。作为最早加入的会员之一，马君武被推举为秘书长。这个职位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革命志士，也让他更深入地参与到革命活动中。在同盟会里，马君武负责起草宣言、编辑刊物、联络会员等重要工作。他的才华和能力很快得到了孙中山的赏识和信任。

1906年，马君武学成回国，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学，次年又远赴德国，在柏林工业大学冶金，获工学学士学位。1911年，辛亥革命爆发。远在德国的马君武闻讯后，立即放下学业，毅然决然地踏上归国之路。回到中国后，他马不停蹄地投入革命斗争中。在武昌起义成功后，马君武参与了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建工作，并被任命为临时参议院议员，参与起草了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及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》。

二次革命失败后，他再赴德国入柏林农科大学，于1915年获柏林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。1916年回国，任军政府交通部副部长及广州石井兵工厂工程师，1921年任非常大总统府秘书长，同年出任广西省长，次年遭“自治军”袭击，夫人彭文翰中弹殒命，马君武随即通电辞去广西省长职务，淡出政坛。

多年的革命生涯，让马君武逐渐认识到，要真正改变中国，仅仅依靠政治革命是不够的。中国更需要的是场彻底的思想革命和教育革命。怀揣这样的信念，他开始将自己的精力更多地投入教育事业中，为中国培养更多的人才，为中国的未来铺平道路。他先后担任厦门大学、北京工业大学、中国公学、广西大学校长。他主张改造中国的封建教育体制，全力推动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。

穿越战火 教育救国

1928年他接受当时广西省政府的邀请，出任广西大学校长。当时的校址在梧州，在担任校长期间，马君武还兼任两广硫酸厂厂长。在马君武的支持下，该厂引进了德国的先进设备，发展成为广西第一家现代化化工厂，对广西工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。
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马君武积极主张抗战，并临危受命担任最高国防会议参议及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议员。1939年，已迁址桂林的省立广西大学经国民政府批准升格为国立广西大学。这一年，广西大学的学生听说马君武已从上海回到桂林，便集合到省政府请愿，要求批准马君武再次担任广西大学校长。

并最终如愿。当时马君武已卸任政府官职，他想回归平淡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但他又不甘于平淡，心中始终有一团不灭的火，一个救国于危难之际的信念。

上任第一天，马君武就向师生们坦言：“我向来不找事做，但若国家有事要我办，我也不辞，尤其是在此国难期间，人人应该尽力救国。我休息了三年，精神也已恢复，不妨再来主持西大。”朴实无华的语言，让师生们为之动容。

为了办好广西大学，马君武废寝忘食、呕心沥血，身体每况愈下，却毫不在意，经常带病坚持工作。在马君武到任之前，广西大学理工学院在日军空袭中被炸，1937年自梧州迁至桂林良丰。由于没有实验室，原有的机器运到后无处安置，只好放在露天空地。一些仪器虽然装箱，但日久不开，损坏的也不少。还有一部分仪器放在山洞里，因受潮已经生锈。马君武见此情景几乎落泪，立即在雁山修建图书室、物理馆、化学馆、机械馆、材料实验室、电机室等，以及学生宿舍，还筹集10余万元增添图书仪器，并将山洞里的仪器取出应用，极大地改善了广西大学的办学条件。

抗战期间，桂林得益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条件，成为“抗战文化城”，而广西大学又迁址桂林，因此吸引了很多学术界知名人士来桂任教，学生也来自全国各地。为了吸纳更多的贤才，马君武利用自己的人脉，延揽了竺可桢、李四光、李达、陈望道、王力、刘仙洲、陈寅恪、黄现璠、盛成、陈焕庸、千家驹、丘晨、施汝为、卢鹤绂、纪育洋、文圣常等一大批著名教授到广西大学任教，让广西大学的学术氛围十分浓厚，综合实力得到极大提高，以其当时的师资力量、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素质，均不逊于国内名牌大学。到抗战后期，广西作为中国大后方，大批专家学者及有志青年荟萃桂林文化城，广西大学师资队伍更由此得以充实发展，使学校跃居为当时国内重要大学之一，学术力量位居全国大学前列。

孜孜不倦的工作，让马君武的身体有些吃不消。1940年8月1日，马君武因胃穿孔孔症医治无效，在桂林雁山校区病逝，享年60岁。此时，距他第三次担任广西大学校长不足一年。据马君武的二儿子马卫之回忆：在重回广西大学的短暂一年中，父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，胃病像阴影般一直没有离开过他。有一天深夜，父亲胃部剧痛，我只得去叩邻居医生的家门，请求医生来家急诊。当时正值抗战中期，桂林的医药条件很差，只能服用些止痛的药，第二天父亲又抱病回校上班。

马君武去世后，蒋介石发来唁电：“惊闻马君武先生遽捐馆舍，无恸悼。先生著贤，文化先驱，未睹中兴，突陨下寿，感教泽之在人，定流传于久远。”随之，白崇禧、孔祥熙、戴传贤、张发奎、陈立夫、朱家骅等军政要人都发来了唁电。中共方面，周恩来为马君武送来挽词：“一代宗师”；朱德、彭德怀送的挽词是“教泽在人”。

国民党中央决议由国民政府明令褒扬，生平事迹交国史馆，特派委员黄旭初代表致祭，举行了隆重悼念仪式。一位亲历当时送葬的学生回忆道：“西大（广西大学简称）至雁山脚下，一里多路，沿途笼罩着哀伤，人们肃立路旁，供奉水果、香烛，伴着泪水，伴着无尽的思念。西大的学生，马君武的亲友，生前好友，2000多人，行列蜿蜒，护送马先生的灵柩。”从那时起，马君武就长眠桂林雁山脚下。

山水不语 先生常在

8月的桂林，烈日炎炎。85年前的8月，马君武先生长辞于此，带着些许遗憾，他将心中的信念与理想留在桂林。在他辞世的5年后，也是在8月，日本无条件投降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。

2025年8月，距离抗战胜利整整80周年。在桂林雁山镇桂林理工大学雁山校区大门往北200米



图①：马君武先生像 记者张苑 翻拍

图②：位于桂林雁山区的马君武墓。

记者张苑 摄

图③：位于桂林杉湖畔的马君武塑像。

记者张苑 摄

处，那座灰黑色墓冢静卧于土岭之巅。这座花岗岩方尖碑已守望漓江八十余载，碑文“马君武先生之墓”七个魏碑大字，仍如他当年挥笔写就的诗篇一般筋骨铮铮。墓前野草丛生，偶有山雀掠过碑顶，恍若当年莘莘学子诵读声的余响。每年清明，总有人踩着石阶拾级而上。学子们在碑前深深鞠躬，白发老者轻拭铭文上的露水。如今，雁山园里的老樟树依旧葱郁，起文楼的青砖爬满藤蔓，而先生墓前永不缺席的，是那一一张张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。

山水不语，先生常在。正如马君武先生曾经撰写的一副对联：“种树如培佳弟子，卜居恰对好湖山。”教育是千秋大业，又如栽培大树，不仅要满腔的热情，还需要耐心与细致。如今，先生的谆谆教诲依然回响在山水清秀的雁山园，学子们没有忘记他，桂林城没有忘记他。